

挑

水

陈 静

我们农村,一个村庄,一座院落,一处集镇,以至几户人家的屋前或屋后,都会有水井。只是大小不一,深浅不等,时间有别。其中,有的水井上百岁了。它们像眨眨巴巴的眼睛,像乐哈哈的大嘴,又像一面面明亮的镜子,在高高的天底下,在青山的环抱中,日夜长流不息。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无疑,早早晚晚,井边是最热闹的地方。而挑水,则是我们孩子们日常的劳动之一。

我挑水时还没有水桶高,见大人天天忙农活,便主动要求挑水。母亲很高兴,说得吃力了,夸赞一番,指点一番,就任我挑着桶独往独来。

我开始挑水,一般是晌午时候。这阵儿,大人们忙别的事去了,井台安静下来,井水也升了上来。我担着水桶横过屋前马路,一步一步走下路边的坡,便沿禾田旁的小路,来到四方井。走去不怎么难,挑水回来真有历尽千辛万苦的味道。平时看到大人挑着满满的一担水,不慌不忙,轻轻松松走着,羡慕极了,心想,自己要怎样才能像大人一样呢。

我立在井边,从肩上放下空桶,双手抓住桶的提把,蹲下身一按,水桶斜斜地没入水里,用力一提,将注入井水的桶一点一点弄上来,便又去打另一桶水。然后,套好扁担上的棕绳,弯下身子挑了起来。这下,仿佛一座小山移到身上。明明每只桶只有半桶多的水,怎么这样重呢?我想倒掉一些,转念想,太少了,人家看到怪不好意思,便迈开了步。谁知一走动桶晃得厉害,一下是前边的,一下是后面的。水连连溅出。我忙放下来,让不老实的水桶待在地上,我生气念叨:“看你还不捣蛋不捣蛋。”我喘了口气,便又迈开步。可桶时高时低,这只一翘,那只一沉,弄得我无可奈何。看着别人简简单单、随随便便的事,我却像抓只大兔子放在怀里,没个消停。好在母亲告诫过我,“不要急,慢慢来,熟能生巧。”

到家短短的三四百米路,我歇了两三次,感慨地想:挑水不仅要眼到,手到,心到,特别还要力到。歇歇肩,停一会,我又走起来。慢慢地,我找到了肩上竹扁担的中间点,摸出了走路节奏。水桶老实了,安静了。但每迈一步都带了脚镣似的。我挪步,向前,一刻不停,腿脚却变成了木头。我忍着,我挺着,心里“一二三四”地数着步子。汗,虫子般爬,胸脯一起一伏,喘气声越来越粗,好不容易,到了家前面马路旁的坡上。在艰难中,突然一声“嘭”,桶底沿碰在石头上,水溅了出来,湿了我的布鞋和裤子,庆幸水桶没有碰坏。

我这第一次挑水,怎么进的家门,忘记了。只记得母亲见我挑回半担水,面露喜色,连连夸我。当她听我讲上坡磕碰时,二话不说,将水桶绳一挽,仿佛把我挽成了男子汉。再去挑水时,桶高矮合适,一点也不磕碰。

这样,家里挑水的事由我承担了下来。一天两三担水是少不了的。何况我开始每次只能挑半担。慢慢地,我的劲大了些,桶在井里一按下,总想多装些。一次,我干脆把水装得满满的,当费老大的劲提上井沿后,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挑回家。不巧得很,走到田中小路时,迎面来了一条大牛牯。牛四条粗壮的腿一迈一迈,大尾巴一甩一甩,眼看将到眼前。我前面挑着担子的人不慌不忙,往路边一站,侧着身子。牛一近身,将担子一拨,灵巧避开。眨眼,牛到了我跟前,那胀鼓鼓的大肚子,撞上水桶。一股力袭过来,我被挤下了水田。好在路坎只有三四尺高,人没受伤,只弄了一身泥。水桶空了,脏脏的,压倒好些秧苗。牛主人拉我上了田,陪我到井边,帮着弄干净水桶和衣服。牛摇头晃尾,站在路上,一声不响等着。我有点恼火,对牛不理不睬。

日日挑水,久而久之,我俨然成了挑水的好手。

然而,不知怎么回事,后来有一段日子,我爱在晚上的月光下挑水。此时,清清静静,井水满满。夏夜,凉气直冒(冬天热气升腾),井水化作厚厚的大玻璃,清亮亮。手电往井里一照,磁石吸住了小铁钉,我立在井沿一动不动,只见井壁满满的藤下子,有的弹跃着,有的划动腿儿,挤挤挨挨。水晶莹如珠宝。井底墨绿,枝枝蔓蔓的水草,厚厚的如地下森林。红鱼儿悠悠地游着,在水草间出没。而水草枝上,横卧着几条胖乎乎的泥鳅,懒懒的像在做梦……我看呆了,目不转睛,好一幅充满生机的画,好一口活力四溢的井。

每年正月初一这天,母亲是不要我去挑水的,她让我好好休息,多睡一会儿,自己则在天边还没出现鱼肚白,雄鸡还没叫鸣的时候,就打开家门去了井边。母亲带上一叠钱纸,三支香,虔诚谢井。她到了井边点香烧纸,喃喃自语,感谢井的恩泽与滋养。这是我们地方的风俗。等庄重的仪式完成后,母亲挑上满满一担水,高高兴兴迈开步,把新年的第一担水挑进家中的灶屋。

然而,母亲这新年的第一担水,永远永远地挑进了我的心。

(陈静,男,隆回县人,儿童文学作家,两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出版儿童小说集《挑磨石的孩子》、儿童诗集《太阳果》等)

扶贫(组诗)

张华博

驻村扶贫

驻村扶贫二年,见得最多的是草
乡村,是草的故乡

贫困户吕三云,七十六岁
孑然一身
我去的时候,住在D级危房里
孤儿邓盼
跟着不识字的爷爷
作业本,常年空着的荒地

深入他们,像深入脚下朴素的泥
我不敢轻易践踏

一棵小草

也有一棵小草的高贵
它们挚爱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小小梦想
常常在寒冷的深夜
也开花

扶贫路上

我结对帮扶的村子
被时代的目光
藏得很深。随便抽出一户
都是蓝天对大地的忧郁

路有几条
能走进贫困户心里的
只有一条
我必须用自己的双脚
一步一步,走进

提着温暖的阳光入户

他们都是我血脉以外的亲人

扶贫手册里
写满一条一条帮扶措施和成效
我身体里落下的星光
与月色

消 荒

一大片撂荒多年的田土
都承包给了外来的种植大户
他与他留守的乡村
从此寸草不生

从村部签订合同回来
孙子、孙女的作业本上
仍荒地一样空着

语言的巴掌扬起,又落下
这种荒
他不知道如何去消

(张华博,邵阳县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我的我们的红丘陵》《灵魂的根土》)



学会泡茶

颜复叶

屋后曾经是一大片茶林,因长久无人管理,到现在留下的茶树不多了,且一年四季茶树上的叶子干巴巴的,很少有嫩枝叶。

母亲是个细心的人,她偶尔在一张报纸上看到,现在喝茶的人多了,许多地方正在致力于茶树的栽培。

母亲给那些长势很差的茶树松松土,吃足了一定的肥料。其实茶树也不是一种娇贵的树,母亲稍加给它管理下就长出了许许多多的嫩叶,呈球形,好看极了。

茶树上的嫩叶长到一定多的时候,母亲选了个好晴天,摘了不少嫩枝叶,用一个大漏筛洗

净,后又沥干水。这个时候母亲再将茶叶用手揉了个遍,揉后的茶叶就卷了角缩小了。

母亲趁着有阳光的日子,几天的工夫就全晒干了茶叶。

母亲弄好了茶叶,这泡茶的事情是自然轮到我。以前我家一直是喝白开水,从没泡过茶,我在第一次泡茶时还被人笑话,说我泡出的茶无色无味。也是的,我那时以为泡茶只是简简单单地将注入开水的杯子里放茶叶,就可以了!自从被别人笑话后,我便在网上搜索怎样泡茶,总算理清了泡茶的工序。我买了套泡茶的器具,先烧好水,接着冲洗茶具,再将干爽的茶叶取适量倒入茶壶中,紧接着往茶壶里注入开水。觉得时间差不多

了,然后用过滤器将茶水里的茶叶过滤出来,剩下的就是棕色、清香宜人的茶水。

茶水里带着一抹苦涩,好像是我们经历着人生的艰辛。喝茶得慢慢品,才能从艰辛品到人生美满与幸福!将一切不愉快的幸福抛于脑后,忘得干干净净。不少人喝过我家收集的茶叶泡制出的茶,他们都夸赞着茶原汁原味。那个时候我母亲好高兴,总是生怕人家听不见,要重复说上好几遍,这茶叶是她采的。晒干的原茶叶并不是每一种茶叶都是带着有苦涩味的,也还有一丝甜茶叶用茶叶泡制好的茶水,甜丝丝地喝着,觉得生活简直像喝了蜜一样甜,回味无穷。

喝茶还要会品茶。记得《周易》里有这样一句话,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这也是说不同的人对茶的品味。

(颜复叶,武冈人,文学爱好者)